黃石齋先生文集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滇南蕭大成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增

記

烈皇召對記

思日烈皇是日方知亙亂之將至必欲得一救時之土如皐伊者而用之但未能知人如舜湯小人日以進而君子日以退以不知人遂亾天下哀哉是年災異四月則熒惑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

則熒惑退行尾一度入心不獨四月大雪五月金星晝見者五十日已也一時言者咸謂應在楊嗣昌陳新甲之方且大用子與劉宗周鄭三俊之先後罷歸終烈皇之世溫薜周蔡張魏楊陳相繼爲政子與劉鄭焉能一日安於朝故是日中極殿殿言日救時在知人今日舍知人更無救時之法矣

崇禎十有一年夏六月十有八日中上御中極殿召舉臣自六卿至詹翰坊局暨諸卿寺凡四十人暨環衞省臺官班定叩頭畢以次入殿中宣諭上言災異頻仍比年爲甚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山西又以四月大雪凍死人畜是何所致而然今民貧已極流寇未平蠲[illegible]數多徵輸不給勦賊則限期已過寬假則法令不行又人少擔當事多推諉儒尤易起直枉難分其欺罔好利分畛忘公者比比而

然間有清操之臣又傲物遂非用之則恐誤事機不用則
又可惜要與諸臣商之諸臣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
以對諸臣叩頭畢就左班柱下立各五人序對尚書奏職
名畢始更端奏事已趣去上傳奏職名即奏事凡三班諸
亞卿盡臣爲詹少與屈可伸黃錦及僉院徐鑛太常朱國
楨爲第四班臣念宣諭憂勤諸談遴將練兵汰兵清餉合
勦爲撫先內後外者種種碩畫皆在章疏爛不勝陳唯以
清操之臣傲物遂非不可用爲人才消長主德成就第
一關鍵于是臣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實只在知人今
日合知人外更無救時之法矣古僻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人都言天只是虛公不知天以清明爲體以虛公爲用清而後明明而後公天氣不清卽日月無以見其明猶人心不清卽耳目無以成其功所以夫子說知人愛人既不知人如何愛得人凡天以愛人爲體以知人爲用人主以愛人爲體宰相以知人爲用當堯湯時七旱九潦別無消弭之方只是用一皐陶用一伊尹便是天下歸仁兩人學問皆從清入手古人亦說清任和有此清纔成得任和若無此清何處成得任和所以孔子說知仁勇司馬光說仁明武此智字明字卽是清的意思勇字武字卽是任的意思如此纔成箇仁纔仁得天下古人知言知人之法皆出

于此所以說我昔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決無有舍清明別求治平之法者臣所見止此不敢多陳遂叩頭訖同官屈可伸黃錦及徐鑛朱國楨各奏事畢正俯伏間上名問臣云黃道周此章書聞所未聞却有可商量處朕所云清者乃學者造道之基古所云清任和者乃聖人完德之局如何一槩說么殿中諸臣皆肅然悚聽知聖學淵微非小臣所及道周造次不知領受說清爲天地生人之本人受于天者旣清又加心學問雖尋常人可造于聖賢之域人習染不清又不肯學問雖經聖人成就亦做一事業不成譬如天地不清風雨亦不能和四時亦不能平日月亦無以

爲光上見道周亦未甚領畧却云不是清亦是美德必智
仁勇合乃是聖賢學問道周于此聽未分明又云聖人與
天合德得于天者全所以首出庶物五德全備臣子勉强
學問得于天者不全或淸修自好亦可不玷名位免于曠
瘝譬如臯陶九德咸備亦有得其六德者以爲諸侯得其
三德者以爲大夫如何皆得九德咸備臣學問疎淺非敢
以一偏之學皆可造于聖賢實不敢以完備之局求多于
臣庶上天顏益和謂道周曰誤聽矣只是泛論人才不爲
諸臣而發又云起來道周始同諸臣叩頭而興是後又四
班各奏職名敷陳畢即過兩柱下序立上傳賜諸瓜果諸

臣始出殿門內謝恩尋趣西成閣西廊中使已捧策題至
御筆琳瑯可四五百字如天語所宣而條款詳悉誦之始
啓聾瞶傳錄之下日已就晡援筆立書牽于文義友不得
騁細憶咫尺之下衡管所窺昭回炯然蓋自三代而下玄
成馬周粗引仁義未及造道之方正叔溫公畧談道德未
究淵源之極陸贄多陳而不精伯淳引端而未竟求其親
睹堯舜預聞性道者蓋亦寡矣至于諸儒生質旣殊入門
各別或云居敬爲本或云主靜爲宗或云養和以守中或
云致知以格物惟我聖主確以淸爲造道之基仁爲完德
之局得天之至先後而不違體性之全古今而合節見而

知之聞而知知之于斯爲盛精而思之畧而行之百世可師臣又何幸親與颺言以是斂德光被四表昭格玄穹巍巍蕩蕩臣又何能名焉

鄴山講儀記

思日蓋癸未三近堂時所作黃子初與朱美之陳臥子諸門人講業大滌書院于時學者猶未遑于禮樂又三年與榕壇諸門人講業紫陽書院輒時時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戒學者不十年而漳上諸生皆悠然有禮樂之思一日會四方問業者三百八十四人于鄴山之下以講以習一時蓋彬彬焉浦中諸生亦時有東皋明誠堂之會講儀蓋取諸鄴山

凡講堂賓客謁聖後思日在浙中大滌山時猶未有神堂賓客惟過洞霄宮謁朱子在漳上紫陽山時亦未有神堂賓客至榕壇者先過壇西謁朱子廟下後在江東門人始築神堂于鄴山之左所謂與善堂刻

先聖賢見聞知之圖于堂上有賓客必謁焉或講監或講史肅客而入致恭久之典客二人引客入于講堂所謂樂性堂也坐定鳴鼓三通誓衆左監升壇高聲唱言在位莫喧敬聽誓言右史升壇遂讀誓曰皇皇上天列聖在茲父師兄長悉照臨女凡我同儕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其有爲謀不忠與交不信習異端以害正道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入不孝出不弟傲侮兄長慢游是好者不在此位也其有便辟善柔驕諂佚樂託文章以敗善類者不在此位也其有放利而行爲陽鱎以希攀援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偭人之惡以訐爲直居下流而訕上者不在此位也其有踰閑越簡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凌侮瘝冒取非

其有好與訟以扞文細者不在此位也凡此七條不在此位在此位者咸滌爾心正爾志有失相規有過相儆毋爲面諛而有後言皇天列聖父師兄長實照臨之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左監高聲又唱言曰誓言在茲敬而聽之磬一聲降就位賓主獻酬歌詩禮畢將奏樂左監出誦抑之七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右史出誦賓筵之末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知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誦

鼉鳴鼓金奏唱禮畢主人送賓

鄣山書院記 凡二十有六章

思曰蓋文明書院也是山亦名焦桐山蓋乙亥卜築時或云是山楷幾山矣門人笑曰幾乃爨下之焦桐黃子聞之遂名焦桐山云癸未卜築時或云是山楷但山之骨矣門人笑曰其骨似鄣侯黃子聞之故復鄣山之三堂初築三近堂于中峽門臨黃子之釣臺蓋明瀾門也今爲黃子廟次築鄣山神堂于峽北曰與善堂以棲先聖賢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次築鄣山講堂於峽南曰樂性堂爲鼓篋者之所休門瞰大江蓋敬恕爲宗門也出門則見諸翁矣丙戌年春三月黃子殉節訃至乃詔謚忠烈贈太師文明伯

凡講學之所皆賜表文明書院

鄣山者我漳艮岳之陰北谿逆流將滙于江東長橋東之步皐宛蜒領谺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

骨總出若或爲之莫知其然舊稱蓬萊峽思日峽內數里有蓬萊峯其下北谿之水出焉古漳州記所謂蓬萊渡也里人名之曰石僊石仙者指其蛻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仙十五六輩褰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出體態各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拄笏不怒不赫不作陸博以隊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自石仙遞西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負赭五色相倩下列蹋凳旁縣流蘇間如屏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步望之坦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嚮若有所失計諸丈未出山時皆罨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

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蛾眉則猶然渾沌也嗚呼信渾沌吾安能從爾游乎余足迹窄不能及遠天台廬阜黃海九華皆巳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齊山白嶽玉笥浮丘縣厓曲房視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踞緇黃兩家分割其下獨諸丈蕭然遵養藏固自處鸉鸉覓予以逍遙鄉余癸酉歲將營茲山既而不果洪尊光日吾黨之欲營茲山癸酉乙亥凡兩不果所不能巳者只爲諸翁數片石耳癸酉秋脇與張昜之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有石眞堪老無家衆所知乙亥秋脇與呂而遠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何當奇石出頓使野夫知門人始知黃子之爱諸翁也不至十年竟兩卜築茲山而不果癸未抵里諸友僦舟復尋茲山五月十日實始啓疆余乃扶笻上下點定其事時猶病也目涉足躡曾不數步霍

然病已爰述其途徑繫郤前後位置使諸友礱礪得命意匠焉

凡適鄞山從南谿僦舟襆被罌榼駝以清流不二十里抵冢河乘潮上不五六里望江東猶下裳之循衣帶其于若耶適山陰棹數晷相當

從陸來者出萬松關可十里至虎渡西望長松怒若擁二叟騎屋脊下數行人者此峽口之旂旛也見旂旛知其內有棲靈矣

過橋西籬落出旂旛下南麾虹梁東對仰湖巖谿從北來至是渟洄吞吐江湖囊括諸槩俯見鱗帆如翔魚鬐舟適

鄰山者從厓上招之波壑皆諸然猶未見諸翁也半里許埀麓西澗之水出焉過一小橋得平疇百畮甚宐稻緣坻行半里許遂抵南麓蓋外庭之阿于是再卷矣出卷上瞰江滸巨石嶔嵜廻顧谺然如大石廡盛夏午陰猶可以憩得長松靑梧十數導之如南天門接于平地

從石廡北行有街四五十步夾丹石壁下走平疇是宐修竹從此望見諸翁矣

見諸翁跨平疇又可百畮泝坻從之夾以槐柳其道可騁趣出翁下喜得促至且至有泉遶之滙而爲潭深不可測下與谿通未可徑涉緣山有微徑紆二百步出翁右膊來

潭上顧翁影搖搖潭中碧色四環不見谿門迴顧峩峩頂
髻成羣若伸鳥爪欲擾人背云是巨靈濯纓從此遂與翁
親

初接數翁參立顏行點首轉睛時舉右袪可十七八丈間
離尺許窈窕欲語

息為初臺間四五丈與後隊聯可設兩筵三翁卓然為前
者屏為後者旌左拔一劍三百餘尺晉圍尊觚上下適均
灸柱懸繩乃知其平

從縫中行適于中臺則是屏旌森羅五峯圍手接膊置人
于膝斷紋出雲松生其間中列三筵猶自綽然植劍懸琴

皆在其前約西北面以伺講舍旁出掖門可窺平田仰視
領頭欲與斗連中臺維不可上拾級而下左旋窅然爲兩
縣霤其一髀也紫石盤窪句股百尺下生長松其末一握
可下兩楊稍進三十步霤高二百尺奄中狹底西北井谷
之所射也
井谷射前拾級而登是爲後臺羣眞之房有几有牀以置
三筳贏于中臺西南水竇馮牖臨厠可二百尺從石牀上
或緣左磴可躡諸翁背及中丈人之肩下瞰中臺如青鴿
跂坐於臂韝客對其上尚可一榻旁置欂櫨左望大峯作
紫霞蝦朱旗絳旛爛然天半退臥房下目奪魂搖良久乃

安是宏梧桂芳蘭側生間發潮來燈青仰笑明月

凡諸丈人或離或合雖十四五左右因倚常如十百不可

測識置是一壑稍躋大峯之麓郎前井谷紫霄北面鑿磴

數十值小平臺南面視之則諸翁次第約畧可數矣

從小平臺度石坳曲屈梯攀可百餘步頂踵猿挨爲大石

梁梁廣百尺如香象鼻從此躋之抵紫霞駿石砌磴徑時

生蕙香左上一臺方廣十餘尺立一屏風畧與之等丹碧

爛然如出汾鼎朱旗絳旛擁其後左其左垂麓尚有二老

負員丕從臺趨下欲講農圃坐于晦野

前臨象鼻俯地二百尺見諸丈人差立于前垂纍佩魚有

所峨矚名之曰遻眞臺
從遻眞臺西躡紫霞駁若騎列缺出于雷末自遻眞臺至列缺背空檜柏稍就行列微風扇之以當麈尾甫過缺也自小磴西上爲白榆洞面俯層崖容兩蒲團上通星辰日思

黄子記是山時三洞皆未鑿獨白榆洞已有其名在芙蓉峯上然未鑿故僅容兩蒲團耳今鑿爲曲折三門其頂皆盤螭文游人或呼爲黃龍洞今亦以黃巖俾其壁炳蔚如檜虎豹東門出列缺臨紫霞駁南門俯見諸翁庭有石灩遏于洞南俯而瞰之諸翁邏于階下十丈之髻一一可從南也今諸洞廢唯白榆洞最近人游屨相接徧無恙

白榆洞右盤東嚮立大峯之髑髏視石澗兩壁走側爲芙

芙峽

峽南峭壁空函石閣離樹𦪇然中列牀几去地百尺峽北

盤石如龍垂胡胡上可坐十數人從此紆下爲採芝徑採芝徑亦峽也中峯溜水之所瀉也

從採芝徑下可抵講舍南睇諸翁絳㠚掩之但見三峯冠纓巍然不見嵯峨東面仰湖山（福永曰魏習字德公常爲榕壇都講以文行著丙戌後遂講農圃家于此山月夕必扁舟過大江獨守鄴山講舍者六年）戢翼廻棹如師子屏之擁戴勝摩其角隧上見重屋自諸翁之庭考正于此此其堂皇矣

從採芝之徑上石齶樹齦蜿蜒昂低出講堂（思曰蓋樂性堂也）背爲燕來斜斜過百步北瞰丹砂嶂丹砂嶂削壁也縣絙以梯從流蘇夯下下過蓺蘭畹畹三畞畞下西望石磴壘壘南

支㕓旗下掩江門是則不見諸峯矣見一旛竿冒于嶂端
如斗南星
從蕤蘭蜿西上石壁蒼白不作丹砂色下瞰百仞壁上微
徑不施鉤欄可緣壁行抵二石樓思日黃子記是山後始鑿逃雨巖于石樓之上
蘭谷洞于石樓之下皆記所未及游人今俱以黃巖倂久
鑿一鳥道在石樓之壁黃子常書鳥道不絕風雲通于壁
上蓋微徑也人莫敢行唯黃子日夕往常一日折杖遺履
墜厓下可三十餘丈今游人倂為黃子舍身厓逃雨巖廣
可二丈許有堂有房左右皆篠簹可通蘭谷洞形如剣爪
環可二丈許西南出小門可上逃雨巖人以間于鳥道多
望厓而反則必憩蘭谷洞以為甘棠孫登魏鶴之所垂涎
也今石樓崩壁上微徑無復尋者
也
石樓而下有二成臺端好底平左右夾輔宛然如一右顧

丹嶂別出圭洞可十數步通南講堂自是以西別爲奧區三成臺左帶隆阜陂陁至于江步中闢小坳而三石關爲小蘭若稱禾日小蘭若者黃子初欲容一老衲于此以守是山門人皆爭不可黃子數日吾非不知其不可也山無四鄰去人甚遠不十年此地當大緼亂吾黨安有一人能獨守空山乎魏德公請曰習雖不敏願守是山門人乃構數椽于此爲山阿小隱不復言小蘭若矣黃子殉節後德公遂隱于農圃之間以守是山六年而不衰一日兵至如雨可數百艘集于江令于軍中日敢有近鄰山者斬然而隔江兵已入德公家德公負其老父以出四面皆兵無所復之一家可三十人俱入漳皆于圍中數月俱餓且死吾黨哀之德公去後是山無復有人不十年三堂遂爲空山至今禾黍方離離從是西望兩峯平頂若結幔惟中不勝風徽縫之中不見衾裯是爲中峽

中峽之頂有臺九成每高九尺梯梯齒齒直造巔末中峽

之中爲靈喜壇方廣三四丈前對柘谿兩峯交揖江水環之上下安瀾中峽之下有蒼石屏方廣七八步周中繩墨如人所築畫麒麟壁壁前平坦可八九丈諸子所爲中堂思日蓋三近堂也庚寅九月望黃子旅櫬至鄭山門人乃于中堂治奠三日然後發引送奠歸石養今遂爲黃子祠矣也壁左石屋有廊有圯上與壇直下至江湣磐石漸流與潮高下坐而垂釣多得江魚思日蓋釣磯也潮來時有聲門人謂之浮鐘或謂之游磬中峽之左背負百仞前臨北渚左臂欲抱下有關鑰中間敞平倍于壁前是築神堂思日蓋與善堂也爲晦翁安卿直卿文山剩夫白石鶴峯諸賢之所游稅諸賢足迹或未經此其

或經此酉連低回皆不可知洪尊光曰安卿陳北谿淳也直卿黃勉齋榦也文山文信國天祥也剩夫陳布衣眞晟也白石林大夫魁也鶴峯蔡處士烈也神堂既落黃子安先聖先師見聞知之圖于神堂內楹而顏曾之見而知之周程之聞而知之已皆在圖內乃別祀朱子于神堂前楹一日會門人諸翁下議所以從朱子者門人皆以安卿直卿東湖剩夫白石鶴峯對余獨挑鄭山記以請謂白石鶴峯之游稅未必能酉連低回于文山岦別祀文山于山阿小築以白石鶴峯及東谿翠渠仲先沐沃從文山之从爲仁爲義不可不祀黃子以爲起余惜酉都之名亟未遑禮樂

神堂以西一峯卓筆突于左腕巡腕上下皆宏亭宏松宏梧出左腕十數步有魁阜八九尺石巉臨澮爲北釣臺北釣臺名也以引魚璜不如壁前

北釣臺而下有石沚十數步淚不如諸翁之跗然墊石盤

可以洗硯可以濯甕稍西十數步有自然臺上下如簟背枕雕几可坐十百人方幅齒齾整于姑蘇之坐臺後巋然重簷垂嚴諸峯環之脊窪復碧又有平疇十百畝與諸翁之畊埓先後勾牙廣狹量平西望淡蒨不可窮際然中峽以左峯臺之觀亦盡于此

凡自丹嶂而南皆以峯勝峯雖不高然皆有雁宕江郎之意取其精者可使歌舞自丹嶂以北皆以臺勝臺雖不多然皆有幔亭天游之意取其精者可十日坐臥自有漳以來千夫所指以為是殘闕棄置者而余取之以為是鱗羽所宗眞靈所都諸君子亦怡然無間吾言諸君子亦阿好

若此也古之君子立身患不高識患不廣學患安于小成以余所游天下名山東嶽太行徂徠嶧陽穹窿縹緲廬阜黄海烏龍天目天台九華栝蒼羅浮皆極天下奇勝然而游不能再涉居不能再宿意至而遊倦則舍之及其老也乃以是幾丘剩壑為可以當齊山白嶽玉饒浮丘之盛稍推廣之至于武夷雁宕未已使其讀書皆如此則孰須亢為回賜躋丘陵于日月者不少矣然而游可再涉居可再宿意之所許神亦安焉夫猶有懷土之心乎不然何其帚之貴也

鄴山自設漳郡以來未有物色之者山川之靈待公而顯序次奇景摹寫盡致筆筆如畫抑何神似水經

詁也後學

鄭玫識

樂性堂記

思日講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葢敬恕爲宗門也出門望見諸翁八九峯

樂性堂者吾黨所講論之堂也諸生至鄴山者討德於與善徵功於三近從容於樂性聿稽其義體之親之亦可以弗畔矣堂在三近之南面臨旗山背芙蓉峽石林簇立在於右肱江水環之則三堂一也古之君子以至善爲性仁智爲度翺翔德林容與於山水泉石之下其道足以輕千駟等浮雲其視禹稷與顏子無所軒輊故世之學者造就雖殊要於知性之可樂而極矣知性之可樂又有以樂之

匡坐絃歌雖中天下定四海不與易也有宋諸儒每對來
叅必問孔顏何樂以是爲聖賢津關惜未有舉樂性以對
者樂性之論發於孟子而其源本出於孔顏孔顏以疏水
曲肱陋巷簞瓢當天下之鐘鼎旂常茅封玉食以是爲學
可以不厭爲誨可以不倦當其未得之有發憤忘食終夜
不寢之憂當其得之有鐘鼓琴瑟不知老至之樂是參差
荇菜所比况而作也使其中無所樂以涉於山水之間巖
幽瀑澌鳥呼獸悲極目斷崖室遠人遐亦捫涕惆心而走
耳何樂之有乎樂根於心而生於色震雷疾霆不以爲怒
嚴霜淒雪不以爲哀知性之所生則知天之所樂素位而

帝王窮冬而茂春此兩者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所爲終始也予老矣不樂爲分外之言然自五十年以來所見諸風雨晦冥無以異於光天霽月以是爲人生第一樂事堂成上下二楹足列五筵庭廊之間足數十餘几視與善三近二堂其制頗廣外翼室左右各五間以資鼓篋銘曰

學貴知性既知有性乃見天爵不見天爵雖與之生生亦不樂既知有性如受天命命公者公命侯者侯世莫之逾吾又何求以爲孝子以爲弟弟以爲仁人以爲義士以抱忠信以蹈水火既出水火如與天帝乘雲上下爲者爲此誨者誨此樂此不已如以天爵禪厥孫子凡是天爵神明

所驚天地鬼神各寶其生生道既足遠無夊法壽於天地
明於日月根心生色如種寶樹復生枝葉以觀萬物仁智
動靜各有恰協靜者爲山動者爲水山者爲仁水者爲智
不厭不倦無一是非根色不茂其心必夊夊徵在心雖爲
公侯不如路人君子見性以御其情黜情竭才復歸於性
情黜則誠才竭則明誠明相生以根於心風雨晦冥不移
寸陰譬之霜雪以養勾芽萬物相呼各生其家以爲人見
則有霜雪以爲天見則無霜雪君子養性何所不樂蹈之
舞之鐘之鼓之好樂在中於巳取之天爵孔榮千駟爲輕
陋巷簞瓢蔬水曲肱

三近堂記

思曰江東中峽也予時講三近于此甲申五月十三日記之舟中今爲黃子廟

三近堂當鄰山之中其南爲樂性堂諸生之所羣聚也其北爲與善堂先聖賢之所棲也酌其中爲燕居有軒有庭庭有梧桂庭前距江不四五步臨於釣臺臺石鉅細六七架若離若合與潮上下所謂游磬也思曰一名浮鐘子常與門人賦之堂後牕四五尺與石屏相直石屏左腕屈爲墨池可二丈許句曲廉踐亦稱研山研山之前爲左翼室曰檀院啓扉闞之與墨池相直其後隆祟駊騀卽所謂靈音壇也靈音壇圍可五六十步北層出於神堂之背右有曲磴二十餘

級出小會臺憑而俯之與鳥爭智矣臨渚之前宇曰明瀾
旁曰衡門棲遲河干漣漪諸君所依韻爲詩者也其右翼
室曰栖院紆南結室爲廻廊帶以檽櫨西望江源諸峯蜿
蜒背負山阿小隱旁有乳泉厥於石趾掬而爲井燕居餘
館濯纓之所取也或曰三近何居乎以爲好學力行知恥
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何也曰俛仰上下皆經也皆學也
人知夫人之學天不知夫天之學人動靜仁智消息盈虛
是人之學取於山水與月者也山以積小高大以爲好學
騰踔堅確以爲力行導水而行遇坎而止不岩不淫以爲
知恥水以滙流㨿海以爲好學平科決險以爲力行蕩滌

潔清以爲知恥月以貧日增輝爲好學三旬考績爲力行平滿挹虛爲知恥此三者皆天之所以學人者也天人相師漸近漸親記曰知遠之近近之則不厭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言夫近之貴悅者也悅生於習習近而親無是三者則谿壑波濤風露之患皆足以侵之矣然則取譬不遠之近於月也剛毅木訥之近於山也信不諒恭不足之近於水也因性而起學仁者以爲仁智者以爲智勇者以爲勇因性所近與天相親假我以學日得無過焉耳是吾黨所共有事也三近堂之興於癸未五月十日其開講之日亦適值張中丞奏凱曹司李來於山中諸友咸集

爲甲申五月十日聖人遠神而近人近人之極或侔於天
天人相隮焉可誣也銘曰
嗟古聖人咸逵天德天授之智錫以仁勇純粹體精物感
不侵有如日月初無所學則學彼天日行逮天猶恥不及
君子乾乾則學日月以夜繼晷宵坐待旦不學不行譬之
痿人及駑犬馬路傍是委雖行道者皆以爲恥日月學行
不遠於天聖人學行不遠日月君子學行不遠聖人一息
相遠日失月退如駑犬馬望麒麟尾是以古人好學爲貴
好斯樂之樂斯行之學臯得夔學伊得虺學傅得咸學旦
得散猶曰百里方行九十維有顏回爲力不足其餘去聖

皆遠萬里是以古人維日孜孜如千里馬箠在其背孝弟而外益以文章文章之徵乃臻性命衾影微慙如蒙不潔斯民饑溺亦曰繇己是以天人常覺不遠帝德明命日顧而是自非然者則曰遠人物之去人不可言說何況去天安知其量知斯三者乃知吾身與天同德有雙耳目以爲日月有跂有息以爲週度有浹汗背以爲雷雨人之去天視此三者以爲近遠不知三者不知其貫以治天下徒亂而已

與善堂記

思曰祠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出門猶望見諸翁

與善堂卽鄰山神堂也以棲先聖賢謂之神堂神堂之前北谿停環合蘇浦水以貢兩峯層巘疊出左右二能張拱交翼是正申寅次於坤艮長夏日月之所交合也每當長夏日月出沐晞於首山陽光灑堂作黃金色爛若在鎔夕照之後峯影入渚東西抵岸江心匹練亘而斷之揺於明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倍起澹若兩江回眺石屛若黝若靑若兒開明而妡長庚其西爲鷂集山峙石如鷂鳴跂宛然其左臂有卓筆小峯浮於兩瀑其下餘盤則所謂北釣臺也諸生於鄰山凡搆三堂而神堂先成蓋是流出於北谿晦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畞爲黃龕社

中所祀晦翁祖田也隆其直為置黃龕近田易之而於神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安卿直卿東湖東谿剩夫翠渠白石鶴峯為九先生思日安卿北谿陳先生淳直卿勉齋黃先生榦皆朱子弟子東湖王先生遇東谿商先生登剩夫陳先生眞晟翠渠周先生瑛白石林先生魁鶴峯蔡先生烈初從祀有周仲先後移合張汰沃于山阿為鄭山二友乃以東谿補之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之位下列顏曾思孟濂谿明道橫渠堯夫凡賓客至者皆先詣神堂謁先聖賢畢乃詣三近樂性二堂禮也嗚呼古今為山水之樂者多矣抗之至於巢由墮之至於王謝中間流連尚可百輩而高引泗濱下稱里閈牽連至於關洛之外夫以是堯言禹趨者之皆可與擕童冠濯足振衣翺翔風月無所滯

礙也乎堂中左右僅可二三筵中函僅丈不講不講外堂題曰高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講講亦可也西翼室二各有耳東翼僅足栖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月十日始構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間張中丞公祖以奏凱出江東視予於鄣山之下於是遠近諸友咸集斯堂始申講約是亦閱歲矣日月俱合集於五九五者序也九者材也辨序而庇材以材則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十有二皆吉材也自貞屯而外履夬稱厲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於聖人君子出有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占其才令居皆當位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

亦爲之矣自是而後每歲講會以五月九日爲始不忘其
初且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耆變未始吾爲陳人亦已
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俯仰今古出入日月偃息
梧竹之陰婆娑泉石之上喜至謡吟倦而撫枕雖遠謝車
蓋絶音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田曹司李遠思爲
羅田八九畝在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干步張中丞諱肯
堂南直華亭人曹司李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
厥初爲之銘曰

居業雖勤將德維敬修之曰賢永之則聖譬此崇岡進於
荒昧樵斂所棲焉知其貴實始啓疆又[illegible]撒之乃立礎柱

又藻稅之見之者下過之者趨曰是歸然聖賢之居匪敬
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阿等之斷根君子敬修慎乃永久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粵思古人心源維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成繼伊何曰維
一善為天志事與人同貫譬如嬰孩語善則說投以不善
艴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遷凡善
與人與於風雨不善與人懵於刀俎善言善色變為巧佞
性為習遷乃失其正所貴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與心
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為仁正物為義繇仁義行
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道德鄰匪曰諛辭佐以柔色導俾

養阿醜正惡直所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焉貴精執焉貴固耕稼陶漁皆善與人釣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歌者豈曰柔巒不違其馬裁之奬之激之勸之非徒與之又睠戀之我友我師我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天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其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蟊諛詞令色亦維鬼蜮去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我取之取之與之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之牖民如取如攜實其然乎

畫天下七松記 凡七章

報國寺後庭二松秀拔干霄各百尺垂樛孫枝及地前庭二松高僅與檻齊盤偃如蓋長安靈植自西山實柏而外無復踰此者

南郊壇二松奠異諸本自複道以東左一株蟠龍出土數根盤屈偃地丈餘臥而復起右一株亦合理如腰鼓西南數株束翠可拂亦表異也（南郊壇在白門）

包山毛公壇諸松皆無足觀唯林屋洞前一老突兀靈威丈人尚依此老以為生活耳

黃山蓊鬱十日一霽諸老各倚天自傲其最佳者有卷龍破石各回抱岑嶠攢空直出有自在松身大干根託掌石

上以背支髯如安期之暴煦于南榮也
吳越人買天目松價高于黃山然天目松多高結平頂拱
抱乃佳不能如黃山尺寸瓊枝也天目自獅子林前路嶺
中諸松最佳餘亦稀少不能數值矣
天台西自瓊臺之東長松數百株自司馬子微時尚有存
者下垂偃蓋惜為道人負薪余所見尚六七株不逮西目思日西目盖西天目也也
天台東出螺谿一壑縈廻至丁家莊古松十餘株遂極諸
致往來觀者無復停日自是長江不憚惠風亦為華顛吐
其靈耀也

圖釣臺八松記 凡六章

恩日子以論楊陳放諭歸與門人復入大滌講業三洞之間歲暮矣念石養甚一日將還山門人送至巖灘分手雙臺之下圖松別諸生

釣臺多冬青雜木縣厓開磴僅存八松盤舒其間如淮南之有諸公雖體具未宏而儀觀悉備可為子陵朋侶上不失周黨下不失牛牢之流也戊寅長至後十日漳海黃幼平偕蕭山曹木上禹航何義兆曹振龍字木上何瑞圖字義兆義兆皆大滌門人義兆獨守文明書院六年著大滌講堂志酌別于此因而圖之移布大滌不必于厓石共載矣

此松于子陵祠之西不百步輒見之錯于縣厓下臨碧澗

四枝下樛中有曲枒如鸜鵒喙
有兩松夾于冬青之掖纖鋮如髮與冬青相亂望之不知
其松也
登嶺數折有松半株兩枝斜結如蟠蛟蝸西枝下垂側而
睇之屈忽支離
又數折望兩臺之闕有松分株形成分字稍上兩株合抱
干霄虬枝下垂爲西臺承蹠與翠厓俱裂矣
此松鬱秀中分兩峯從東開徑爲左釣臺從西開徑則右
釣臺廹視如垂手而執蒼鶴釣臺之松乃盡于此

大滌書院記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實攜杖履啓闢斯山何生羲兆左經右鉏綱紀其事曾不數年茨暨聿立苞麓既平環流既清四方高蹈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余方攀柏藝松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警聽邊氛未忍恝然絕帆胥江遂復誅茆其間徘徊日夕嗟乎天水之時晝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消于後攷其立朝皆遠者不能需朞近者不能彌月而汗簡所壽蹤於鼎鐘當其遘會又何足談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龍之氣散其木雞前無伯紀

慷慨劍衛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千
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勳名之着身猶膏膩之着於苕
葉道誼之着心猶寶屑之着于瞳子將爲滌其盛大邈以
互虛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
神卻膏粱而尊枯腊諒無濟于誕登未徹于成始也余少
遠勳名長疎尊導繆從時路領日于茲感互滌之未能班
李朱而不逮然觀其事會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可知矣
比攷二公心身之際備恐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
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要無姝此旨趣至于旂常俎豆
繫于兩室尉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宏謀學者之所有事也

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軀丘之富無異新樵以謂合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卽爲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亙氣廓清宙務役使黃面聃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雉芥涉冬愈嘉躑躅之倫盈隰被畬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沓雜之累卽有一二朋從餺酒盤缶來證所學雜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於嗷呆事魔之誅乾餱以徵之刺也義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于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

壬申歲余游玆山嘗爲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即大滌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鐻承壁倣爲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得小逕不數折去屐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藴艸間叩之若磬是將達于棲眞矣棲眞右垣列壁數丈許層函四之可銜一亭棲眞谽谺如百閒屋詭樓迷廈右鑿石徑隱現幾樹如鬭鷹鶴可數百步即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東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于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眞居然大滌矣書院在

大滌南折而東戾乎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門瓊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庋閣右稍傾拄杖仰捫湧翠巖猶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谿口涉畬吻可探石室石室未蓋而函珠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谿龍蜺踞于北崖鳳㒵伏于南窈藹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别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于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眞俯納大滌猶右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遂登高諸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

即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創啓闢者不在記中

大滌書院後記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苑殘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廢嘗歷是山坐臥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劍烟啄霧猶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鄰衢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竈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谿谿源發于天柱中際爲金竺一坪扆坪承柱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生所共余晤語者也

謝傳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採溪杖履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盛于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博奥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宕石嶂谿流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華黃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於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禹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谽谺窅窐窱若葯房壯于層屋若栖眞之鬼戢歸雲之篠窗玄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撮其所長矣玄蓋者即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玄

讀棲眞在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闉層樓環聯帝有通竇道
書所謂懸霤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蝸舌吞之此三洞
者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褰裳燕昭聽而抵掌
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互牝之竅妙棲息之下可
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于人猶雲之觸石堯水所不洗許
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傳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
爲司馬主簿衞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
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自少寡名緣長希物累然而東臨
闕里未果漁樵道龍眗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適子
之謝家人文舉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未懸也矣所幾希

者右軍誓墓之後嬉然入林安石取幘之前翩欲棌蕨終始斯志未失遂初黨有一二高朋解纓聖祖朝誦孔易之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浮之詑瓊宮吾皆命以僮僕賓若有無又何羨焉家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既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狂簡聿從通經典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別爲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會稽謝傅之移蔣麓豈必守其雞巢憚此鵠舉乎嗟乎升沈岸谷百年之內累世足徵朱室丹黃之殿錢武金碧之宮既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

郭視之大淡錢趙視之大貴李朱視之大瘁余以逸客網集于斯濃不及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瘁不視李朱故余之于此山亦猶此山之于九華匡阜台宕黃白也非獨余然余友之託于茲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處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義兆誌中而是日同游諸彥爲景陵胡公占𦈌水倪梅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雍雲間陳臥子仁和朱士美蕭山曹木上與義兆遁爲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矣其不倫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崇禎壬午余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値江北告警

桐皖之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裵
徊容與與烟波上下念此暮年銷歷垂絕一泛湖湘抵夜
郎探二酉親石笈或留或伏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
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
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沙省諸波濤風鶴
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
將過豫章便道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義兆持酒炙
灑地跪讀祝辭達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
陟君山訪懷沙之渚探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寧當
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佛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冷十日

廿五日與錢公非孟長民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谿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條蘙薈加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詰訊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鵞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繇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僕之言靜觀徹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循墻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皆陳子龍臥子爲

紹興府推官陸自巖曾瞻爲湖州府大守余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日別去所遺惠自茶筍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又以病羸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厺非對榻時一隱几臥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魍魅虎豹常如澗礫欲嚙人趾惟姚有僕朱康流郤先之姚象懸張睿甫翁呂宗唐既白王天岳再觀亙蓋一瞰棲眞白日秉炬窺奥窔而反余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戊寅十月過棲眞覓歸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汪爾陶曹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攜酒榼崎嶇峻崖之上于時冬日銜山圭岑四暎暮靄未

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招與洞雷平循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義兆命鋤啓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菴穿徑從黃山可二里許出亙盞之臂令垂五載未踐厥語而爲三湘二酉奪其茨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留適有樵子從棲眞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爲棲眞後戶去棲眞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蹴至予喀然而思世寧有窮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顒游不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韙然而前與趙洛咸吳季安郭彥深朱士美孟長民肩膝相嚙也至則窈然捫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窺前

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谿銀犬不可更眞乎抑天下眞者原不勝誤也邇少有言所之既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玆山幽勝視西泠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眞樸自完遇時無赫赫之觀厺後恒思之子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敗荒亂灰白石步障以西一丘三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谿之價而委蛇十載洗刷未就凡三過從毋數十日忽忽厺之鄉遂從白下過長沙刻俎酉陽鍊砂句漏欲從諸友刋誤推眞更思一適豈可得乎周濂谿欲營溢江結廬其下既復不

巢謂潘與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巢不遂與子盤桓論道講書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着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嘗西行採蘭佩茝買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于朱李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民錢岙非不去而岙非以微痾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爲陳臥子壬午有錢岙非又爲別山之辭曰爲鳳遊梧爲蛇擇沮誰當集菀不如烏烏東則有泰山蛾峨西則有蒼龍

青柯扎則有縈峙雁門中則有瀠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孔悲旅鳥焚巢之猋罔遺天憖彼老尚有衡嶽似樗全年如葵衛足相爾龍挺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汙于盜寇唯此一峰瞻前忽後以是一峰匹彼衡嶽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兕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宛委之書岦藏其岣嶁之碑岦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一氣移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名彼九巫諧我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些勿云室遠勿使人遐勿以毒豁浸我桃花恃爾十年相知勿爲它山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游宛委山記一作游陽明洞記　明

禹陵竣事遂過鎮山訪陽明洞楊徐二大令各以籃輿至宛委之麓夾道古松拏雲騰虬山川垃三四株及南鎮廟陰四五株翔舞偃仰繁簡相亞皆天水時物見之姝憶長安報國寺松也將至石室樹徑斕澴竹房宵曲緣磴上可數百步至天冠菴奇石間出與軒檻匹稍上微徑見巨石垂覆嵌空直出下盤砥平可坐數筵南夾圭竇即走香爐峰路也西望前壑集于鳥啄巡其四傍未有別洞過此則嶢巖嵯峨當慶鐵橋以抵爐頂蓋宛委之陰皆稱陽明洞猶羅浮四百峯皆稱朱明洞耳圖經所稱鸞鼻石蓋指是

山坐石屋中量其函盖皆巖广俗以鸞鼻呼之又呼以天鼋不如直呼陽明洞可破諸雲霧矣偕諸子坐洞中良久倪瓛汝攜麑子至又縱目移時乃從下磴捫雲崖及蓮花石而歸其歸徑蒼巒嵌嶔流湍鬬瀉幽異倍于來時若從此道直上洞陰猶緣胡而料驪口由逆探奇先得寶珠矣歸次舟中與諸子拾車歷阡小憩潘生菴不及談諸經義明晨遂發吼山之棹云

游吼山記

吼山與曹山相表裏一體離合中爲通川（一作舟）蓋無餘之裔作小開闔靈蹤既安神禹所不惡也吼山中鑿三窪斷

竇勾連可通數舟銜尾半齋如呼金魚走盆石罅中陶家諸曲榭榭一作樹幽敞隈魁臨俯其上致足樂也東過小渚鑿山可二十仞穹梁下垂前俯碧潭小菴閒之穹梁之下可容三四筵俗呼爲乾洞蓋與西洞別其燥濕以爲魯齋云陶石簣諸兄弟常讀書其中故因以爲號憶余江東離郡亦可三十里亦郡人鑿穴之處石氣■鬆脆與沙土雜古鍤所離不能成梁只得擘爲諸峰大小側成可十餘隊如金狄南遯欲渡橫水相顧笑語可畏也自曹北出亦三四峰劣擘爆然如擎荷葯每想王屋華岳削壁嵌空當由帝王所都取材者衆久迷其源遂相驚怪以爲盤古腸胃渾

沌無眚則是蚩尤之刀鈍于禹鍤也常至秦觀絕巔視其
懸磨鑱痕烱然下如峯山疊拆架陵悉皆人力所就譬之
讀書習久若性其資有靈頑而工力因之髮白須蒼不復
記其前路也易讚坤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似爲平
成田疇川渚自通者若城郭原隰舟車所因無處不因人
力將樂玉華洞窅深十餘里百物具備以配金華金華洞
口極隘臥而進之乃睹寬亢凡三五處似皆古人取金玉
土之處特其工傭巧拙殊等龍鬼蛇神或捨或護則湮傳
異道竇莽乖觀矣前自壬申築小室于餘杭山中即宋所
謂洞霄也其右爲大滌亙蓋洞內兩崖雖渾滑五色掤如

琉璃而上頂砥平猶今人承塵削痕若新又西上栖眞歸雲二洞高淺兩麗栖眞亢閬至十數丈左右穿樓井足所蹐歸雲累梯下臨無底玉乳垂牙礙肴妨髻游者覽察或云雷神之廢宮山精之隱宅旣而旁觀取土之人造白粉者累累陶穴則亦爲啞然發笑而已謝安石五十始仕行徑山道中喟然興歎（一作嗟）曰從此去伯夷何遠又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仙人所棲王逸少七十餘捨宅盤桓山陰之間猶思汝嶺峨嵋欲問嚴君平楊子雲之宅然其大旨欲樹桑種果釣鯉弋鴻教子姓希萬石之風而已二老爲三代而下第一高人流離閒關偸此樂土興言屬詠腤

寐難忘予既老營巢臨安之西自禹航上下臨安所游屐齒

倍之今又東窺宛委得與諸友尋逸少之舊居攬王度之

遺躅王氏亦云當以樂死寧當然乎王謝當時諸將帥皆

士大夫暫栖江左不忘中原其橫槊鳴鏑之風英偉可見

然且下畏淸論欲爲上流如桓征西見[illegible]長史談第一流

人將盡當爲失色今見分別流品輒以肉塞其口甚者拔

舌今日游覽猶是聲無哀樂耳此公黃巖樂淸有雁宕玉

甗諸山是康樂之所游息彼時鑿道爲郡縣所驚今觀其

遺斧唯石和尚剏一庵耳今與同游吼山更觀吾江東諸

翁當今憮然自失也

銅山石室記

銅城之西爲石室山是宗龍之經首東赴如鵬左舒右昂其上有安石五盤開玉三函壁立南向下俯十仞雖井泉未迴洞壑簡鮮亦靈宇所直宿眞人之游邸也十仞之下舊環諸剎鐘磬餘響浮于木末左製一作裂石竇飛泉下滴夏冬不枯捫竇而上穿雲劈根約三五休出于山室之巔是雖十仞具千仞之勢矣予自蚤歲日陟茲山月出東望滉瀁兩海海中塔峰正當架上柱海與城如圭擁璧心聚而樂之顧以其下當官舍前臨城中亦陟步無可營建者而是盤函之間以南向城外勝游騈集歸然獨名自予覘

記廿年之内吾蘇祖礫皆侵墨光當道鉅人之表詠霏乎其足述也圮墜以來復三五年風雨之所侵顏鳥雀之所蹴蹋瘠痳眞靈者徘徊顧瞻負擔而反是亦可以復起矣夫隱顯地也廢興時也本天而無競于人者道也地與時闗人與天游或伏或起卽眞宰猶不及知而予與衆人又何私焉予行屐履未半天下然觀天竺虎丘錫山鄒嶧之閒蕞士拳石丹鉛畢備其近人也篤則其時舉也益至彼所謂追琢之民也吾幸在遠海反樸削觚而勢有所不可則質文互起夫亦其時焉已矣此地南適又數百武有石闕廻廊是爲太室之山太室西南二里許有鮫屋寒泉石

城碧嶂盤于絶巔之上是爲龍潭龍潭巉巖不及二室然其洞壑紆廻視二室則又幽遠矣

讌堂質約

洪思日時尚饕餮崇飲爲甚鄰山翠山每會皆守八盞之約酒十二行講監東誦抑之七章講史西誦賓筵之五章磬一聲告終筵凜上風俗爲之稍變

先正諸賢敦尚樸素居嘗服用所最節省者飲食爲先謝安石每游玩之處供奉嘗至百金陸祖言深爲不然一日造陸所陸了不設具茶果數色而巳兄子俶乃私爲添饌數品謝歸祖言呼俶客與杖曰爾不能世修令德乃傚人侈靡以忝門風乎司馬君實在雒中與范景仁同至伏牛寺景仁以小榼將茶君實但用紙囊之謂范公曰景仁今日乃大有茶具景仁默然捨榼于寺而去君實晚居獨樂

園又構一室與諸士講論諸士觀其餐供不過一蔬時有客至乃具兩盂對酌數杯而罷卽世所傳眞率會非徒惜費且以養福者也朱元晦在建陽時以不設雞黍爲惡客所糾王半山食前只盡近箸者世俗疑其不情然樂彥輔魚羹茅季偉雞饌皆不餉客當世未嘗譏之曾參政席前亦只盡一味天下不以爲矯方今物力漸稀公私俱絀儉歲有輟牲之文窳國有致斂之義吾輩旣不能折箸運籌投醪飲士日食饔飧良有媿色又盤核過十餘器嘗殄天物以饜饕餮是不可以已乎李伯紀趙元鎮名德在天下但以食前方丈損其令名寇萊公亦以服御汰侈爲朱崖

藉口令約講堂嘗會及諸友家中肅客之數皆殺不過八
色酒不過十二行有踰此數必變色不御